



下，向我述说着人都会死的现实。祖母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她走下炕头，打开一个木箱子。我被里面的一摞闪烁着花纹的衣服吓了一跳，那是祖母为自己亲自缝制的寿衣。

我记得，那时祖母才刚刚60多岁，却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死去时穿的衣服。当时我只是感到很恐惧，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祖母是懂得人生的奥秘的，向死而生是很高尚的生命哲学。祖母没有文化，却参悟得如此透彻。死的意义，就在于让我们知道生的可贵。

祖母是一个乐观宽容的人。小时候我体弱多病，不爱吃东西，总也记不清祖母是怎么弄来的白面馍馍，那可是当时很珍贵的食品，一年当中很难吃到。祖母偷偷地塞给我：“快吃吧，都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。”祖母看着我吃完，转身走出屋去，或烧水做饭，或纳鞋织

布，或打麦晒豆。

可不懂事的我，还常常因为祖母不给我做好吃的而斗气，拿好几天不去祖母身边来威胁她。但是祖母却从不生气，只是一趟趟用自己的小裹脚，一步步挪进我家，哄着我，说“做了好吃的，快过去吃吧”。我又不知好歹地去大吃一顿，但后来想想，那顿好吃的也可能是祖母省吃俭用节省下的，甚至是去邻家借钱买来的。

祖母是一个敬畏生命的人。还记得有一次她着急地领我去一个老婆婆家，一路上不让说话，告诉我要不就不灵了。是因为我生病久久不见好。一个字都不识的祖母，又没有钱，只好去求那些所谓的神婆了。不记得这种方式是否对我起了作用，反正凭现在的记忆，好像看后会好很多。我的祖母啊，您为我能好好地活着真的费心了！

后来，也许是因为常年晚上在

昏暗的灯下用眼过度，祖母的眼睛慢慢地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但是她仍然每天用粗糙的双手摸索着，为外出劳作的我们烧水做饭，期间还要剥玉米皮、看门、喂鸡。为了多替亲人们承担一些事情，更为了一家人生活得更好，祖母一刻都不肯休息啊。

天堂的祖母啊，现在我做教师了，教过很多学生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也都成才了，我多想亲自告诉您这件事啊。

是您，给了我健康的生命，给了我生存的智慧，给了我为人之师的境界。让我永远保持向上的力量，生命的活力。但是您却留给我无限的思念，永远的伤痛。

那盏昏暗的灯啊，永远指引着我。

（作者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）

责任编辑 晁芳芳

（上接第40页）

手稿用厚厚的纸包起来，仔细捆好，近千页的文字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小柜子，开始了漫长岁月的等待。

也许梭罗已经料到这些文稿要经历漫长等待，所以他说“假如生命就是等待，那就由着它吧”，等待什么呢？生命的自然成熟，生命的丰硕回报，还是生命的光彩过程？他再也没有回答，这是永恒的谜。可是和他一样被奉为自然文学先驱的约翰巴勒斯仿佛是在远处回应：“上帝眷顾的是那些所求甚少却不惜余力工作的人，我双手合十，平静地等待。”这世上多的是所求过多之人，往往被欲望带向要

弄机巧贪得无厌的不归之途；而那些看似愚笨，所求甚少的劳作者省下许多精明算计，往往获得最大的心灵自由，无所求却终有所得。

答案如沉重的雨滴穿过轻盈的云层向地面坠落，而“蓝眼睛的苍穹”永远无语，但它明了一颗火热的心，那内里的岩浆曾经怎样奔突横流？那颗心“活过每一个季节；呼吸空气，喝水，品尝水果，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。”那颗心灵放射的光辉在归于平静的文字中照彻平庸的我，让一个中年女人在狼烟四起的现实中仍没有间断阅读和书写，哪怕每天只是读几页书写

几百个字，即使对着厚的障壁，坚硬的岩层，深藏于心的泉源也未枯竭干涸，沁化为水滴，盈盈的，一滴一滴又一滴，汇聚，然后坠落，迸射，化为无数沫点，终汇成汨汨细流。如果奔涌，急湍，滔滔，澎湃是水流变化无限的风光，那我现在的模样，就该是原野上那个双手合十，平静地等待水滴装满陶器的劳作者，这样的模样，才算没有辜负这个炎夏的午后与梭罗相遇，邂逅清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东莞市东华小学）

责任编辑 李 淳